



日本日中友好团体和知名学者

纪念中国电影艺术家赵丹诞辰110周年

□刘间文俊

今年是中国电影界的代表性演员赵丹先生的110周年诞辰。他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活跃于影坛，出演了众多的角色。从《乌鸦与麻雀》中讨人喜欢的小老板，到《武训传》《聂耳》《鸦片战争》中的历史人物，以及革命英雄的角色，赵丹先生主演的电影全是中国影史上的佳作。

然而，于我而言，他不仅是知名演员，更是一位真正的电影明星，拥有独特光芒的明星。我曾幸运地与赵丹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那是在1979年11月，第三届中国电影节在东京举办，赵丹先生以中国电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访日。恰好那段时期，我开始涉足电影字幕的翻译工作。当时赵丹先生稍微迟到了一点，走进会议室的那一瞬间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，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，他拥有一种电影明星独有的魅力。

那天，我和赵丹先生无话不谈，意

犹未尽，又正好当天访问团要回国，赵丹先生就干脆让我跟他一起坐车到成田机场。去机场的路途中，我和他一直交谈。赵丹先生对电影的热情和其闪烁的目光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我最初是被中国无声电影等古典影片所深深吸引，进而不仅止步于制作电影字幕，还将中国电影史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。我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是因为透过银幕，我强烈地感受到前辈们对电影所倾注的满腔热忱。我与赵丹先生的相遇，实在是一段此生难得的、极其宝贵的经历。于我而言，赵丹先生永远是那位年仅22岁就在《马路天使》(1937年)中，饰演街角吹奏喇叭的青年演员。那是一部带着些许酸涩气息的上海爱情电影，与他搭档出演的，是当时年仅17岁的周璇。

赵丹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，2岁时随父母迁居南通。由于父亲经营电影院，他从小便接触大量电影与戏剧。

学生时期，他与同学组织剧团并登台演出，据说演出地点是南通自己家的剧场。南通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，同时也是近代话剧的重要摇篮。

我目前担任理事的机构，正在协助推进日本与中国各地民间的交流活动，南通正是我们正在推进的交流地区之一。正巧，我刚结束介绍南通历史与典故的《南通笔记》(靳飞著，北京出版社)的日文版翻译工作，书中恰好有赵丹先生的故事。而且我听说南通目前正在筹备赵丹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。

赵丹先生两次访问过日本，第一次是1962年，作为由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访日。贵协会迄今为止为日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明年即将迎来成立70周年。在此，我谨向贵协会致以由衷的敬意，同时也希望我自己今后能继续为日中交流尽一份力。 黄瀚文译

赵丹“复活”记

□白本

影星赵丹，热爱表演，成名很早。他的消息长期受到世人关注。其中有关他生死的“乌龙消息”，流传不止一回。

1935年，赵丹年仅20岁，正是玉树临风的青年。不料那年8月27日，北京《益世报》爆料《影坛新人赵丹病危》。时为赵丹女友的叶露茜因事来沪，顺便接受记者采访，谈及赵丹在南通病危的情况——赵丹患上肺炎，体温极高，一个星期没有进食了，天天昏昏沉沉。医生表示，如果高温不退，性命不保。8月28日，《盛京时报》又刊出消息《赵丹病危》，赵丹在南通病重，患有急性肺炎，热度高达40多摄氏度，最后强调：“希望甚少。”如此病况，许多人都为赵丹伤心。著名报人姚苏凤担忧赵丹的病情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编辑工作；导演吴村为友人祈福，念道“阿弥陀佛”；影视名人沈西苓为友人的病情，愁眉苦脸。结果赵丹痊愈，众人虚惊一场。

另一回关于赵丹辞世的消息，《蓝

色视界——我的家庭和中国电影共同成长》《王为一自传》等书仅有简述，抗战时期，赵丹远赴新疆开拓戏剧运动。时有传说，赵丹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枪杀。他的夫人叶露茜听闻后，痛不欲生，信以为真，改嫁杜宣。若论谣传深度，时间跨度，相比1935年即将病逝的新闻，此回关于赵丹辞世的消息，又扯上著名导演蔡楚生，影响更甚，而且还有其它版本。1939年，赵丹前往新疆，1945年，才返回内地。1944年12月16日，《东方日报》刊出一则消息《蔡楚生、赵丹之死》。艺术圈的李丽女士，从北平来上海向记者透露：蔡楚生在重庆不得已，心中郁闷，身体健康每况愈下，患下不治之症。赵丹不知什么原因，被捕入狱，有冤难申，以至疯狂，不久就病死了。这位李丽(1910—2002)是北京人，被称作“北平李丽”，参演过《关东大侠》《碧云宫》《古城飞鸿记》等许多影片。记者于文末还着重写道：李丽女士近已为艺术圈内之人……其言当可尽

信。约一个月后，即1945年1月15日《繁华报》刊出《死耶？蔡楚生、赵丹》。此文说李丽公布消息是两三个月前的事，即《东方日报》也不及时。至于死因，蔡楚生因为晚期肺病死于昆明，赵丹则死于重庆狱中(实则在新疆)。不过，此文认为李丽一度涉嫌间谍罪被捕，她的说法未必可靠，又有传言蔡赵二人健在。时年第2卷第3期《上海影坛》转载《死耶？蔡楚生、赵丹》中的部分内容，末尾希望所传只是“海外东坡之遥”！

《东方日报》《繁华报》《上海影坛》争相报道或讨论赵丹辞世缘由之际，其间赵丹已经“复活”了。1945年1月10日，《海报》刊出消息《赵丹、蔡楚生均健在》：欧阳菲莉致信前夫梅燕(导演、演员)，赵丹与蔡楚生均健在。赵丹直到1980年才离世。

艺术家离世后，他的艺术生命未必辞世。关于他的艺术生命——赵丹主演电影的老胶卷，也有“复活”故事。如皋华夏电影展示馆注重保存南通电影人档案文献，其藏品中就有九部赵丹主演的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《李时珍》《林则徐》《聂耳》《十字街头》《为了和平》《乌鸦与麻雀》《风流人物数今朝》《马路天使》的老胶片。这九部老胶片，被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现代化库房内。库房内装有系统的干粉灭火装置，用于防火。不仅如此，库房内还保持恒温。中央空调24小时不间断运行，确保有关赵丹等明星的电影老胶卷，处于5至15摄氏度之间，不至于褪色粘连。作为赵丹的铁杆影迷，我走进库房，想要一睹那九部电影老胶卷的庐山真面目。工作

人员，先打开一个六角形的彩色精美盒子，上面标注影片名字以及赵丹等演员的名字，再取出一层六角形的片夹，再翻开一层油纸，里面包裹着我心心念念的老胶片。那九部蜷缩的老胶片，有些保存尚可，有些边缘已氧化出褐黄的锈迹，表面星罗棋布的划痕，或短或长，或细或粗，仿佛岁月的指甲刮出的留痕。有些老胶片乳剂层已微微翘起，就像老人皴裂的皮肤，一副衰老的景象。

如何让那些日渐苍老的老胶片“复活”，让赵丹等明星的电影艺术生命焕发青春呢？如皋华夏电影展示馆不惜高价购入进口阿莱arri胶片编辑器、超声波胶片清洁剂、4K胶片数字化采集工作站等机器，又高薪聘请专业人才，对这些老胶片进行修复。工作人员先对胶卷进行物理修复。他们取出胶片，加速倒退，不停重复，观察出老胶片的裂痕或破损处，然后用专用胶带轻轻地修补胶片。那些藏污纳垢的老胶片，被泡入蒸馏水，然后取出用干毛巾擦拭，再进行烘干，便于保存。经过物理修复的胶片，又会迎来新的蜕变，即被数字修复——将老胶片放入4K扫描仪逐一扫描。画面随后变为数字格式，更为清晰，让老胶片获得新生。

目前，《烈火中永生》已经成功经过物理修复、数字修复，名副其实地获得“永生”。鉴于今年是赵丹先生诞辰110周年，离世45周年，如皋华夏电影展示馆正在加大修复速度，尽快完成另外8部赵丹主演的电影胶卷修复工作，让家乡南通永久地延续好赵丹的艺术生命。

漫夸桃李遍南天

□颖倩

积极力量，在中国与世界多国友谊的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。

李春鸣身在异邦，心系祖国。1949年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，李春鸣立刻率领全家赶赴学校，连夜赶制了一面中国国旗。他欢欣鼓舞地对学校师生说：“我们华人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盼到了！”1949年10月1日凌晨，椰城城区最高建筑物华中天台顶上升起五星红旗，极大地激发了当地华人华侨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。

1955年4月，万隆会议（即“亚非会议”）在印尼召开，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。李春鸣和其他侨领精心筹划组织几十万华侨群众迎送代表团，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。两位优秀华中中子上前为周总理献花。当晚，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后回到驻地，在华中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演出，两千多人的礼堂座无虚席，李春鸣校长以诗抒怀：“亚非会议放光芒，存异求同重协商，摧毁殖民旧束缚，新兴力量志昂扬。”浓浓的爱国情感，溢于言表。

1957年9月，新中国成立七周年，李春鸣应邀以团长身份率印尼华侨观光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典礼。在国庆招待会上，他被安排坐在周总理身旁。周总理与他亲切攀谈，并祝酒：“为印尼华侨的进步教育事业，为椰城华中的蓬勃兴旺，干杯！”椰城华中中竟在周总理博大胸怀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回到印尼，李春鸣向侨胞传达了人民政府对海外侨胞的关怀，号召大家为建设新中国作出努力。他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，热爱母校，发挥有用才能，为社会、为人类作出有益的贡献。

1965年9月，印尼军人发动了政变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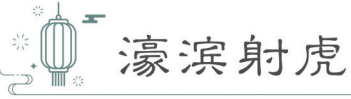
掀起反华、排华浪潮。1966年3月，印尼300余名暴徒冲进学校肆意抢劫破坏。李春鸣内心十分不安，对夫人说：“看来留此生命难有保障。我们是炎黄子孙，死也要死到祖国去！”1966年4月，印尼军部通令全印尼华侨社团和学校一律停止活动，等候处理。华中不复存在了。

与志同道合之士团结奋斗近50年之后，李春鸣离开了“千岛之国”的印尼，放弃全部产业，1966年6月9日携妻子徐兰回到祖国。李春鸣谢绝了国家的安置，前往重庆投奔子女、隐居乡间，在祖国度过了他最后的十年。1976年1月5日晨9时，李春鸣与世长辞，享年82岁。

外交部事司曾致电四川省革委会外事组吊唁“惊悉李春鸣先生逝世，谨致哀悼！李先生热爱祖国，在国外长期为华侨进步教育事业服务，并作出了贡献，获得爱国华侨的赞扬。请你组代表我司向李先生的家属表示慰问。”李春鸣去世后，家人清理其遗物，发现除有大量书信、诗作和日记外，私人存款仅有20000元。

时代在变，青春的面孔在变，但爱国和追求进步的目标永远不变，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永远不变。据华中《校史》记载，从1939—1966年的27年间，华中共培养了东南亚一万多名华侨子弟，先后开办了18届高中班，高中毕业生达到2800余人。

据悉，位于通州西亭的“华侨教育家李春鸣馆”19日开馆。



南通迷人作品评析(七十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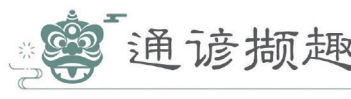
要知今始走红前，分明底层更比拼(四字科技热词)人工智能

作者:俞跃进 评析:韩新

此谜不久前获评《西北风》第188期“全国谜人优秀谜作”。谜底“人工智能”(AI)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技之一，因其卓越的计算能力、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，解决了许多曾经被认为无法逾越的难题，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我们世界。但因“人工智能”字数较多，有些字素难以拆分组合而难有佳构。该谜作者不避艰难，仍用离合法创作，终谋就一则思想性、艺术性俱佳的谜作。其佳处有二：

离合得当，手法多样。用离合法作谜关键在于巧妙撷取字素，又兼顾文意通顺不显斧凿之痕。该谜作采用多种手法，获得底材所需字素(含部件)：要“知”为直取，“日”“月”通过“分明”获得，而更多是运用方位法取得。“今”始为人；走红前(“红”前面部分“走”掉)为工；底层：厶。尤令人称奇的是“能”的右半部分，竟通过“更比”(别解为更改“比”字两部件的排列)而得到，实属创新之举！最后一“拼”，明面上是说拼搏、打拼，实则提示将前面所取各字素(部件)进行总的拼接组合。谜面两句话，共十四字，字字有用处；作者巧施活术行拆拼，却无违和感。

寓理于谜，意蕴深邃。此谜妙处，在于将科技概念与人生哲理完美融合。这则灯谜告诉我们：无论是科技还是人生，真正的突破都源于底层的积累与坚持。DeepSeek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显著进步，其创始人梁文峰从小镇青年到AI新贵的逆袭经历正是最好的注脚。作为灯谜，其“走红前”与“底层更比拼”的逻辑联系却又演化为一个个字素的提取，二者兼容并蓄，从而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。（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）



太阳家家人家门口过

太阳家家人门口过：人人头上一片天，上苍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。

要买房子看人家的梁，要娶奶奶看人家的娘：女儿受母亲影响，人品和性格随母亲的概率很高，故而有此一说。做事老的辣，吃事小的滑：老人经验丰富，做事靠谱，而年轻人则是挑精拣肥，善于钻营。

活到八十八，曾见过阵头东南发；长到九十九，曾见过阵头东南有：这种雷阵雨来得快去得快，通常不会来自东南方向。

秧好半熟稻：熟，是指稻谷成熟的周期。稻秧长得好，收成就有了一半保障。摘自数小平《南通方言考》



我踏金鳌海上来(下)

□黄俊生

从这一刻起，张彭年坚定了让张謇走科举之路的信心。

科举制度从隋朝创立到清朝废除，存在了1300多年，科举制度让底层百姓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，考中了荣华富贵、光宗耀祖，许多人终其一生孜孜以求。

清朝的科举制度，共有六个等级的考试。通过县试、府试的称为童生，是个初通文墨的读书人，再往上要成才就需要通过院试考核，有些人考到七老八十也还是童生，说明秀才也不是容易考的。秀才已经有了些许特权，见了官无需下跪，虽然还没资格做官，但是身份地位已经高人一等了。

乡试之后是会试，通过会试后成为贡士。贡士等同于进士，只要没有什么意外情况，顺利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，就是进士了，因为殿试只排名次，一般不会淘汰人。进士是皇帝的门生，这份荣耀绝对是对那个时代读书人一生的梦想，是读书人的金字塔尖，绝大多数读书人可望而不可及。

张謇16岁即考中秀才，可以说是少年得志，不过，张謇却没有从中学受到丝毫快感，因为，他自此陷入长达四年多的“冒籍风波”之中。清代时期，八类人没有资格参加科考：乞丐、戏子、和尚、道士、娼妓、丁忧、罪犯、冷籍(祖上三代没有功名)。张謇祖上世代务农，属于冷籍。于是，在问业师宋琛的斡旋下，15岁时冒用如皋张家子嗣之名，报名获得学籍。次年，考中秀才。但是，如皋张家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，又要酬金，又要封口费，连续索要钱财，还与如皋学官设陷张謇，将张謇诱至如皋看押于县学，扬言非千金不能赎人。这令张彭年十分狼狈，只好四处借贷，才将张謇赎回。

这样的经历，让张謇胸中郁积了太多愤懑，他在《占籍被讼将之如皋》诗中充分表达了内心的痛苦与悔恨：丝麻经综更谁尤，大错从来铸六州。白日惊看魅魅走，灵氛不告惹惹愁。高堂华发摧明镜，暮路凋颜送客舟。惆怅随身三尺剑，男儿今日有恩仇。“惆怅随身三尺剑，男儿今日有恩仇”，那时的张謇，胸有冲天杀气。他不愿再忍了，不愿再被勒索了，他决定拼个鱼死网破。此时，江苏省院试主考官彭久余巡视到南通，张謇便抓住时机向彭九余主动坦白冒籍一事，请求革去自己的秀才功名，恢复通州原籍。彭久余非常同情张謇，托通州知州孙云锦调查此事。孙云锦了解到事情来龙去脉后，请彭久余咨请朝廷变更张謇籍贯。次年，礼部回文，要求张謇补交一份家族的世系图。又过了一年，清同治十二年(1873)夏天，礼部收到张謇补交的世系图和相关担保书，批准张謇归籍通州。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最终尘埃落定，但张家自此家道中落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 第十三章 独领风骚：中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

投荒万里下南洋

李春鸣，字霆震，号村民，1894年8月31日生于通州西亭镇，华侨教育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。他出生那年，甲午战争爆发，同为南通人的张謇考中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。更有意思的是张謇也曾任在老家西亭师从宋先生读过私塾，两位的祖居在西亭老街上距离不过数百米。李春鸣1916年6月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即受聘任南通县省立第七中学(现南通中学)国文教师。那年，李春鸣22岁。

当时正值国内政局动荡，东南亚华侨教育事业落后，师资匮乏。1918年，著名华侨教育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筹办南洋华侨中学，委托黄炎培等教育界人士在江浙一带聘请校长与教师。李春鸣于1919年12月应聘赴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任国文教师。这是他首次远渡重洋，为华侨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开始。那年，李春鸣25岁。

1925年1月，爪哇巴达维亚(今雅加达)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(简称“八华”)派专员持聘书请李春鸣任教，李春鸣只好辞去河北省教职，南下再度出洋。同年7月，马来西亚柔佛宽柔学校聘请李春鸣任校长。在去往印尼之前，他早已积累了作为教育家需要具备的大量知识理论与实践经验，为创办中华中学打下了坚实基础。那年，李春鸣31岁。

历尽艰辛创华中

1927年，受陈嘉庚之邀，李春鸣再赴新加坡“南洋华侨中学”任训育主任，之后转赴荷属东印度(今印尼)从事华侨教育工作，1934年，印尼华社最高学府——八

帝贯中华会馆重聘李春鸣任职。然而在这一期间，由于校长易人，八华校务也恢复了洋奴化教育。那期间，国内正处于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海外的华侨也备受凌辱，连做一名正直的教师也受到压制。李春鸣对此无比愤慨，曾经对朋友说：“没有一所真正的华侨学校，恐怕华侨子孙连自己祖国的语言都不懂了！”李春鸣不满学校守旧古板、偏重英文的教学制度，便与毛泽东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国基、同为西亭人的华侨知识分子李善基、广东籍华侨知识分子陈章基等人拒签“董教合约”而辞职。彼时，全印尼只有两所学校设有学部，华侨子弟就读中学十分困难，广大印尼华人迫切希望有识之士在印创办华侨中学。为了培养更多的爱国人才，四位不愿屈从于不合理合约的老师合力筹划创办“中华中学暨附属小学”，简称“华中”。然而，荷印殖民政府对华文学校始终采取排斥政策，李春鸣在当地广泛联络爱国侨领，积极争取华侨实业家的支持，募集建校资金。1939年6月12日，由李春鸣任校长的以爱国为宗旨、让华侨子弟都能学习的全印尼第一所华侨中学“雅加达中华中学”成立。那年，李春鸣45岁。

公诚勤朴赤子情

李春鸣在华中推行平等发展的教育思想，因地制宜教育教学管理体制。李春鸣秉持“公诚勤朴”的校训，坚持教育面向祖国与当地华人华侨相结合的办学宗旨，尤为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办学的27年间，为祖国和印尼培养了一大批华文知识分子。华中的校友遍布世界，特别是为中国和印尼的经济文化建设贡献